

# 烈药

「加」阿瑟·黑利◎著

李华云◎译



Arthur Hailey

中信出版集团

烈药 **S**TRONG  
**M**EDICINE

「加」阿瑟·黑利◎著

Arthur Hailey

李华云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烈药 / ( 加 ) 黑利著 ; 李华云译 . 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 , 2017.8

书名原文 : Strong Medicine

ISBN 978-7-5086-6455-2

I. ①烈… II. ①黑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6 ) 第 162089 号

Strong Medicine By Arthur Hailey

Copyright ©1984 by Arthur Hailey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/o Nancy Stauffer Associates Literary Agents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烈药

著 者 : [ 加 ] 阿瑟·黑利

译 者 : 李华云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)

承 印 者 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: 16.5 字 数 : 372 千字

版 次 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16-4681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6455-2

定 价 : 5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author@citicpub.com

治非常之病需用非常之药，否则无效。

——威廉·莎士比亚 ( William Shakespeare ),  
《哈姆雷特》( *Hamlet* )

到处都是所谓的灵丹妙药，我们被它们围绕，现在又添了一味新药。

——托马斯·西德纳姆医生 ( Thomas Sydenham,  
M. D., 1624~1689 )



# STRONG MEDICINE

序幕  
1985 年



一架波音 747 客机离开伦敦已经半个小时了，坐在头等舱的医生安德鲁·乔丹伸出手去，紧握住妻子的手。

“别担心，”他劝道，“不会出事的。”

“会出点儿事儿，”她说，“丹尼斯·多纳休会着手调查的。”

一听到这个带有新英格兰民粹主义思想的美国参议员的名字，安德鲁就做了一个鬼脸。“我在等午餐，”他抗议道，“你用得着败我的胃口，让我这么恶心吗？”

“严肃点儿，安德鲁。记住，出了不止一条人命，还是跟药物相关的命案。”

“那跟你也没有丝毫关系。”

“还不都一样，如果要进入司法程序，也会牵扯到我。我也会进牢房的。”

他想让她从这颓废的情绪中振作起来：“不是什么都还没发生呢！就算你真进了牢房，我也保证每天去看你，我还会带上内藏钢锯条的蛋糕。”

“嘿，安德鲁！”她把头转向他，她的笑容里交织着爱和悲伤。

他想，在结婚 28 年后，还能欣赏自己的妻子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她美丽、智慧，而且坚强。

他自言自语道，他可没有被感情所左右。妻子的优点还不止这些，而所有这些优点已经在他面前展示了上千遍。

“好甜蜜哦。”身边突然飘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安德鲁抬头看去。是一个年轻漂亮、活泼可爱的乘务员，她正看着

他们紧握在一起的手。

他淡然地告诉她：“老年人那里也有爱情。”

“是吗？”配合他那种口气，乘务员小姐也开玩笑说，“我还从来没有体会过呢。再来点儿香槟？”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

他发觉那个女孩在打量他。不夸张地说，即使在一个年纪小得足够做他女儿的女人眼里，他依旧风度翩翩。上个星期，伦敦报纸的专栏作家是怎样描述他的呢？“……的丈夫是一位满头银发，英俊潇洒，医术精湛的内科医生……”

安德鲁嘴上从来说，心里却一直很受用。

香槟已经倒上，安德鲁往后靠了靠，他很享受在头等舱所能享有的特权。而比起往日，今天这些服务享受起来似乎没那么令人舒爽。当然，这花的都是他妻子的钱。虽然作为一个忙碌的内科医生，他的收入很可观，但是他还要考虑在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班上，要不要坐头等舱。至少，他从没想过花钱弄一架私人飞机在北美各地旅行，不过他妻子经常这么做，他自己偶尔也会沾点儿光。

需要更正一下，他自忖道：“只是以前这么旅行过，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真的是难以预测。”

钱从来不是他们婚姻中的问题。他们从来没有为钱争吵过一次，从最开始，他的妻子就强调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都是他们共有的。他们的银行账户都是联名的，尽管安德鲁现在的贡献要小得多，但他们谁都不计较这些数字的高低。

在这架飞行在大西洋上空的轰然作响的波音 747 客机上，安德鲁思绪翻涌。他们的手还是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“安德鲁，”他的妻子说，“你真暖心。总在我的身边，总是这么坚强。”

“真有意思，”他答道，“我刚刚在想，坚强的人是你呢。”

“坚强有很多种，而我需要你的那种坚强。”

为准备让他们用午餐，机舱里的乘务员忙碌起来。折叠桌被打开来，上面还搭配着放置好了的亚麻餐巾和银器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妻子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要去抗争。”

“难道你以前不这样吗？”

她像往常一样，仔细地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要选一个律师。他必须踏实，不能夸夸其谈。如果只是个绣花枕头，会误事。”

他捏捏她的手：“这才是我的宝贝。”

她报以微笑：“在法庭上，你会坐在我旁边吗？”

“我每天都会的。病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等我们把这件事了结，我再去照看他们。”

“你可别这么做，尽管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。”

“还有其他的医生，可以安排一下。”

“也许，”妻子说，“也许，找一个合适的律师，我们就能创造奇迹。”

鱼子酱刚被送到面前，安德鲁就用餐刀蘸了一下。遇到天大的麻烦，也没理由错过美味。

“很有可能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鱼子酱抹在吐司上，“我和你因为一个奇迹走到一起，之后，又经历过不少你所创造的奇迹。为什么它不会再来一次？这一次，奇迹只为你而出现。”

“可能会出现奇迹吧。”

“是一定会出现奇迹的。”他轻轻地纠正她。

安德鲁合上了眼睛。香槟和高空飞行让他昏昏欲睡。但是在半睡半醒之间，他想起了第一个奇迹。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

# STRONG MEDICINE

第一部  
1957~1963 年



# 1

乔丹医生平静地说：“约翰，你的妻子快不行了。她只剩下几个小时了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。”乔丹面前这位瘦小的年轻人还穿着工作服，乔丹看着年轻人苍白而痛苦的脸，补充道：“我希望能跟你说点儿别的，但我认为你想要了解实情。”

这里是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圣比德医院。傍晚降临，医院外面的噪声——小镇上的喧闹声——穿墙而过，但也没有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。

在医院昏暗的灯光下，安德鲁看到病人丈夫的喉结痉挛着抖动了两下。然后这个男人才说出话来：“我只是没法相信。我们的生活才开始，刚刚开始。你知道，我们刚有了一个孩子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

“这太不……”

“不公平？”

那个年轻人点点头。他看上去是一个勤勉正派的好青年。约翰·罗，25岁，他只比乔丹医生小4岁。他很难接受这件事也在情理之中。安德鲁希望自己能够多安慰一下这个男人。尽管安德鲁经常与死亡打交道，他所受过的训练也使他知道死亡的征兆，但是他却不知道怎样与一个垂死病人的朋友或家属沟通。一个医生应该直言不讳、直截了当吗？还是说，要用一些更委婉的方式。他们在学校里面没有学过这些东西，离开学校之后也没有学过。

“病毒是不公平的，”他说，“而大多数病毒不会表现得像玛丽感染的这种病毒一样。通常病毒对治疗会有所反应。”

“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也许有的药物能够……”

他回答得太详细，其实也毫无意义，于是摇摇头：还没有。到现在为止，由晚期传染性肝炎导致的急性昏迷还无药可医。告诉约翰其他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作用。今天早些时候，安德鲁已经咨询过诊所的高级合伙人<sup>①</sup>诺亚·汤森医生，汤森还是这家医院的内科主任。

一个小时之前，汤森就告诉安德鲁：“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，如果转送到我这里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”就是在那时，安德鲁通知了在工厂上小夜班的约翰·罗，工厂在布恩顿镇附近。

真该死！安德鲁看了一眼那支起的金属床上一动也不动的躯体。这是房间里唯一的床，走廊外面有醒目的标示：“隔离室”。静脉输液瓶挂在床边的架子上，葡萄糖，生理盐水和复合维生素B溶液正一点一点地通过针头输入玛丽·罗的上肢静脉。天已经黑尽了，外面风雨大作，时不时地传来风的呼啸声，雨下得很大。这是个糟糕的夜晚。这也是那个年轻的妻子和母亲的最后一个晚上，而她在上个星期还身体健康，充满活力。真该死，这不公平！

今天是星期五。玛丽·罗是星期一起来到安德鲁的诊所的，尽管当时她带着病容，但身形娇小的她依然可爱。她说自己不舒服，很虚弱，吃不下东西。她的体温是 38.06 摄氏度。

玛丽·罗还告诉他，4天前，她出现过相同的症状，还呕吐过，但是第二天便感觉好多了，于是她就误以为疾病——不管是什么病——已经离她而去。但是，现在它又回来了。她感觉很糟糕，比之前更糟。

安德鲁检查了玛丽·罗的眼白，看到了些许黄色。她的一部分皮肤也显示出了黄疸<sup>②</sup>。他对玛丽的肝部进行了触诊，发现肝脏柔软，有些增

---

① 美国的私人诊所需要挂靠一家或两家综合性医院，如果需要进行手术或遇到其他处理不了的情况，医生会将患者转诊到所挂靠的医院里。——译者注

② 黄疸的主要病因是胆红素代谢障碍，在临床上表现为巩膜、黏膜、皮肤及其他组织被染成黄色。——译者注

生。问诊时，安德鲁发现她上个月曾与丈夫一起去墨西哥短期旅行。他们当时住在一个小的不太正规的旅店，因为那里便宜。是的，她吃了当地的食品，也饮用了当地的水。

“你得马上住院，”安德鲁说，“还得验血来确诊，但是，就我的经验来说，我确信你染上了传染性肝炎。”

因为看到玛丽·罗像是被吓到了，他便向她解释：“很可能是你在墨西哥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或喝了不干净的水，病毒则很可能来自一个已经感染病毒却仍然在处理食物的人。在卫生条件差的国家经常发生这种事。”

至于治疗，多半是辅助性的，通过静脉往身体里输入一些适当的药物。安德鲁又补充，95%的病人完全康复需要三四个月，但住几天院之后，玛丽应该就可以回家了。

玛丽无力地笑笑，她问道：“另外5%呢？”

安德鲁大笑着告诉她：“不用担心！那不过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例外而已，你不在此列。”

这一点，他却说错了。

玛丽·罗的病情恶化了，她并没有好转。她血液里的胆红素含量变得越来越高，黄疸也日益严重，皮肤已经显现出令人担忧的黄色。更严重的是，星期三的化验结果显示，她血液中的氨浓度已经达到危险级别。这些氨是由肠道产生的，而由于肝脏功能衰退已无法将其代谢了。

紧接着，从昨天开始，她的精神状态恶化。她开始神志不清，失去方向感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，她认不出安德鲁医生了，也认不出自己的丈夫。安德鲁就是在那时告知约翰·罗，他的妻子病危。

星期四一整天，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折磨着安德鲁。在诊所看病的间隙，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但是一点儿也不起作用。他意识到，康复

的障碍就在于病人血液中骤增的氨。怎样清除它？他知道，在现有的医药水平之下，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。

最后，就是他刚刚想到的“不公平”，他竟然通过对推销员发火来摆脱这种挫败感，昨天下午那个该死的医药公司女推销员到他的诊所来了。她是“新药推销员”，或者应该叫她“女新药推销员”？他可不管这些。他甚至都没记住她的姓名和模样，只记得她戴眼镜，很年轻，只是一个孩子，也许刚入行不久。

这位推销员来自菲尔丁－罗斯医药公司。事后，安德鲁也奇怪为什么那天前台说她在外面等候时，他会同意见她。反正他是同意了，大概是想着他可能了解到什么新东西，尽管当她开始说到她所属的公司刚推广上市的最新抗生素时，他的思绪就已经开始游走，直到她的那句话打断了他的思绪——“你根本就没听我说话，医生。”就是这句话使他失去控制。

“或许是因为我有更值得考虑的事，而你却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。”

这句话很粗鲁，但平时他不是这样的。只是在他对玛丽·罗病情担忧的同时，刚好碰上了他一向讨厌的医药公司，还有他们强行推销的做法。那些大公司也确实制造过一些良药，但他们不仅为推销药品而自吹自擂，还奉承医生，这实在让安德鲁厌恶。当他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碰到过这种事。医药公司的代表深知这些学生就是将来具有开处方权的医生，于是不断地奉承、谄媚。不提别的，当他们送学生听诊器、出诊包时，有的学生还是会欣然接受的，不过安德鲁可不是其中之一。尽管他没有多少钱，但他希望保持独立性，所以自己花钱买这些东西。

“医生，也许你可以告诉我，”昨天那个菲尔丁－罗斯医药公司的推销员说，“到底有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。”

然后，他把玛丽·罗由于急性氨中毒而生命垂危的情况告诉了她，接着他又挖苦了她几句，说他指望菲尔丁－罗斯这样的公司能制造出一